

梵天廬叢錄

冊四

大天國寶錄

一
一

梵天廬叢錄七

慈谿柴 粵小梵

李文忠公十則

淮軍之興。由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元華。當咸豐四年。太平軍踞廬州。李以撫部門生帶團勇助剿。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波。盛傳昆仲。皆奔走其間。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時李文忠公鴻章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迨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江右元華亦隨赴吳清惠公淮安矣。張潘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時。及咸豐同治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劉撫部

族子東堂與韓提督殿賜偵知其事。諸公乃使謁文忠請計。於是
有創立淮軍之舉。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文忠慨然請行。
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二營。開字二營。
共為九營。陸續赴援上海。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力推其叔
撫部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向從軍廬州。與潘張諸公又別
亦未嘗歸李部下。林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
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提軍學啟主之。通名淮勇。實則
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其後林營未甚著績。親兵營年餘敗散。
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學啟卒後。遂以不振。於是樹鼎銘盛各成
一軍。自一營開至數十營不等。盛軍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後

所主者也。慶營正副二營。歷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而銘盛兩軍。疊為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較諸軍為久長。云說者以淮軍創於李。成於劉。韓大於劉。周皆所以佐文忠。成中興偉烈。蓋有天焉。

蘇杭之陷。兩省紳民。麇聚上海。恃西人為之護持。敵近咫尺。而不敢偏。薛尚書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所任寮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軍事殆不可問。知府李慶琛為統將。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入境。則皆芒鞋短衣。布帕首。笑指為丐。然文忠意氣甚盛。不受薛節制。初以敵體相見。薛頗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奪其氣。

益募至萬餘人。攻敵太倉。不二日。全軍覆敗。李走死。敵窮追至上海。西人諭和而退。當警報四至。薛乞援於文忠。報以奉旨保城。不關戰事。既敵大集。亦登陴固守。敵遂漠然視之。已而薛蒙內召。文忠兼代其任。敵大舉圍營。文忠與程學啟計分兩路迎伏以戰。大敗敵於虹橋。連克嘉定寶山。敵狂走崑山而逃。軍聲彪起。收隊時。西人相顧。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寶之捷。四江口之捷。於是各營增軍分道以收浦東。而敵首迎降者。絡繹不絕矣。識者謂薛部殺敵不足。滋亂有餘。向非輕進潰散。亦殊未易遣撤。且敵不驟勝而驕。未必一無顧忌。淮軍轉難操必勝之權。以此知成敗之機。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文忠於虹橋戰

時坐胡牀。橋頭督戰。敵氛甚惡。春營張。遇春敗回。及橋。文忠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趣敵。各營並奮勇直前。不可當。而程學啟所部繞敵後。沖入敵陣。截敵為二。遂獲全功。是役也。敵近數十萬。淮軍箇守坐營外。不過數千人出隊耳。自餘戰事不甚關全局。惟常州守敵極悍。城破後。卷戰尤亟。兵將之傷亡者。較他役為多。

軍餼定制。向無額數。內扣者有之。自淮軍始。歲支九關。遇閏酌加。餘則目為欠餼。糧台分別記注。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効為本籍增文武學額。勇卒亦竟安之。初赴上海時。餼項匱乏。食米而外。僅酌給鹽菜資。及接仗克城。

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出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過發饒時。多寡不較也。文忠知之。明訂九關。杜營哨虛冒。遂為成例。入於奏案。其時未價極昂。石值銀五兩。各軍克城。輒封存敵所囤米。據為私有。文忠出示收買。定價石銀三兩。出入一律。亦為成例定案。淮軍統將。往往以此致富云。

庚申浚園之變。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議入衛。而諸軍深入皖境。分駐大江南北。進退均難。集文武參佐。各立一議。多以入衛為主。文忠時在文正幕中。獨謂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當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楚軍闕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

衛之旨。均如文忠所議。二公益交重之。當時幕中輯有北援議一冊。參互而觀。可見兩府人材之盛。

文忠對於下屬。若喜之。則必曰。賊娘好好的。幹幹字。合肥土音。

讀君稿。故屬員受文忠之罵者。無不喜形於色。自以為紅也。一日某候補知縣謁文忠。文忠曰。賊娘好好的。幹某立而對曰。卑職不敢忤大人的娘。文忠竟無辭以對。

光緒中。文忠督直隸。胞兄筱泉總制兩粵。聖眷優隆。權勢煊赫。無倫子姪居合肥者。能循規矩。足不履縣署。亦無向會垣大吏請託事。有佃戶倚勢干謁。邑令文忠子姪輩弗知也。邑令故侍御之弟。頗嚴毅。有循聲馳書告文忠。俟進止。文忠怒。飭子姪立

逐佃戶。復恐他佃戶效尤。而其所措辯者。莫重於納賦。乃以書
詰其子姪。命先期納賦。以為邑人倡。故事。夏季地丁為上忙。冬
季漕糧為下忙。而文忠兄弟子姪。皆於夏季全納。上下兩忙之
賦。由是合肥田賦。不勞催科。以李姓為之先也。其裔數十年來。
猶恪遵文忠之訓云。先是文忠得邑令書時。嘉其能稱職。陰致
書皖撫。力薦之。未幾。邑令擢陞直州牧。時人尤以此多文忠。蓋
文忠不徒重視國賦。且能鼓舞賢令尹。而俾其益自奮焉。視彼
弄權張威。嫉正論。躡法權者。何如耶。

文忠勲業蓋世。名震全球。不惟兵事外交兩項。為華夷所推服。
即尋常交際之間。亦大顯其英雄之幹略。折遠人機牙而制服。

之使不敢藐視吾國。誠異事也。某年文忠巡閱海軍。至煙臺。德
國駐東亞海軍提督乘巨艦來謁。率小隊登岸。訪文忠於行館。
文忠接待如儀。德將善辭令。談次極言公名播五洲。風所欽仰。
今得親丰儀為幸。並謂明日於艦中備小酌。請辱臨以示光寵。
文忠允之。蓋例應答拜也。德將辭去。文忠謂幕賓杜靜軒觀察
曰。君知德將明日酌我之意乎。吾察其人。外謙恭而內陰險。彼
知予之衛兵皆陸軍。未習風濤。登海舶必皆暈。難於立足。即乘
此隙用詭術以傾我。且使列國來觀操演之軍官赴彼宴者。皆
得視之以為笑樂。不徒墮吾威名。且損吾國之光榮也。吾不可
不預防之。君試思吾所慮當乎。觀察曰。外人素重公。公何過慮。

文忠曰。外人言益甘。其計益狡。事後君當知吾言不謬也。於是召親兵營官周魁元至前。授以密計。魁元諾而出。明日文忠率親兵往德艦。既登。與德將對案坐。親兵分行列侍於前。依次並肩相擁。垂其手至髀。復互相握手令固。挺身直立。屹若長牆。立既定。文忠方與德將寒暄。而各國海軍武員皆至。遂開宴。酒數巡。文忠與諸武員談甚驩。忽聞砲聲轟然如山。嶽崩裂。艦身簸蕩。衆咸駭詫。而巨聲再發。海波沸騰。艦身湧起丈餘。隨海波起落。全艦大震。席間盃盤皆翻動。德將視文忠之親兵。則仍分行鵠立。屹然不動。無驚仆者。大為詫異。文忠覺之。以手捋髭。目視德將而笑。德將赧然。強作飾詞曰。辱公寵臨。特鳴砲致敬耳。文

忠笑曰。謹謝盛意。素知貴國克虜伯廠之砲。有名於世。今殆是矣。能使某再聞其聲乎。德將知文忠已窺其隱。為之慚沮。乃亂以他語。文忠知巨砲一發。糜費不貲。故以此難之。及宴罷歸。為幕僚述其事。靜軒觀察曰。公何見之神也。使非預授魁元以密計。則親兵安能堅立而不仆哉。德人狡詐。亦云甚矣。先是德將初來。頗輕視華人。聞寓華西人爭譽文忠。輒不慊於懷。自是後。聞文忠於先事。即燭其奸計。始歎服。謂文忠之機警幹略。神似其國宰相畢斯瑪云。

文忠在譯署時。適與法使某辦廣西某項交涉。某使少年氣盛。肆其狡獪技倆。恭親王告之。文忠偵知其桀驁。思預折之一日。

遇某使問曰汝年幾何矣西人最惡人問其年齒姑漫應之文忠掀髯曰然則汝與老夫第幾孫同庚耳曩吾至巴黎曾與爾祖暢叙爾知之乎某聞言氣沮遂不敢肆其兇筭焉

文忠未貴時人以其父庸不重視之或云文忠父本曹姓曾入

贅合肥李家故遂姓李曾為縣令此實未確文忠之父文安以

進士官刑部主事人甚庸劣未聞有姓曹之說其五世祖乃係

姓許者則世或未之知也然文忠意氣飛揚不可一世嘗蓄一

寶刀古物也相傳為漢高祖斬蛇之劍然殊不可考但其刀望

之似鈍鏞跡斑駁若廢物以剗石斷金卻鋒利無比太平軍之

役得助於此刀者頗多蓋躍馬橫刀之際百步外人望見者皆

寒栗不能自持。因是望氣而潰。亦不自知其何故也。既達後。常佩之不去身。一日在東京。與日人某君相賽。某君出倭刀削之。竟為所折。文忠大憤。自謂生平不報此辱。不復履東土也。而尤戒家人左右。毋許再言寶刀事。

文忠之薨。病係咯血。七日不進飲食。臨危時。語以私。則若不聞。周玉山方伯馬金三軍門。問及國事。口雖不能言。未嘗不淚下。潸潸也。尤奇者。目已瞑矣。玉山大哭云。我尚有言。何遽氣絕。目忽大啟。或嫌玉山多言者。於是詭云。俄公使言。相即去後。斷不作難中國。慶王亦有電來。十月內。兩宮必自西安回鑾。文忠聞之。目乃堅瞑。蓋時與俄議約中止。朝野方汹汹也。

劉永福

劉永福之據保勝也。當滇越百貨往來縮要。設卡收稅。以自封殖。本無為越禦法之志。而法將探路遇害以後。頗有戒心。中外議借其力。初亦未有以發也。灌陽唐主事景崧奏陳邊事。奉旨交滇督差遣。滇督尼止之。而唐已先期到粵。謁署督曾公國荃。以招用劉永福自任。曾資以行裝。由海道繞赴劉營。曉諭大義。責令出兵。會法人連破河陽懷德等府。越事日急。滇粵兩路之師均已前進。劉永福遂至太原一帶。與西師聯絡。時曾已奏陳始末。准唐苗西省差遣。即監視劉永福軍事。未踰年。法兵大起。滇粵退保邊境。劉永福亦徑回保勝。並無戰事。而風傳內地。至

畫劉大將軍戰勝諸圖以夸大之。唐亦由此游至臺灣道矣。考
劉永福保勝之挫法將。實恃地險。又其時法將探路。隨兵無多。
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劉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當三省會
師議起。越南西南諸省久為法人所據。移都東京。私與訂約。疆
吏並未過問。倉卒興兵。至海疆數省震動潰喪。耗費帑金二千
餘萬。卒并越南藩屬付之法人。可痛也。

吳棠

吳勤惠公棠。字仲宣。皖北盱眙人。世居三界。鎮名。以地界滁縣
定遠盱眙三縣。故名。家貧。父以小貿易營生。賴母知書。教之讀。
有畫荻風。勉子以正心修身之學。嘗誦王禹偁句詔之曰。但憑